

## 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

作者：何道宽

众所周知，麦克卢汉原来是英语教授和文学批评家，也知道他后来成了20世纪最最副盛名的媒介理论家之一。可是他如何完成这个重大的学术转变，国内外都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本人过去也不甚了了，近来译完《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和《麦克卢汉书简》，又有不少新的发现。本文试图对我过去的研究做一点补充和修正，借以把麦克卢汉研究引向深入。

首先，我想修正自己过去表述不太准确的一句话。1988年2月，我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的序文里说：1964年，“一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他教英美文学）突然成了新思想新学科的巨人，成了跨学科的奇才。”其实，麦克卢汉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的名气。如果没有十年寒窗、30年的积累，世界知名的学者是很难产生的。这就是本文要透露第一条的信息。

其次，我想介绍麦克卢汉重大的学术转向。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大学老师一样，麦克卢汉起初也是一位书斋型的学者，他怎么一步步从文本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又如何走向社会批评的呢？他怎么完成从文学到传播学的转向、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向呢？我的文章《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1]，已经就此就做了初步的尝试。本文准备继续做一点挖掘的工作，以试图破解麦克卢汉成功之谜。

### 一、金山探宝

麦克卢汉共有十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讲工业人和广告；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璀璨》，讲印刷人；1964年的《理解媒介》，讲电子人。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完成了走出书斋、进入社会批评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诚然，他的世界声誉的确是在1964年的《理解媒介》之后形成的；但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在北美大陆广为人知。传播他名声的，有一种小型的跨学科研究杂志《探索》（1953年到1959），他是其主编之一。1953年，他组建了北美最早的跨学科研究队伍，这个研究小组的启动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近5万美金。1958年，他应邀在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年会上做主题讲演，提出“媒介即是讯息”的断语，从此以后，这句话就成了他的标签。同年，他成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1959年，他应邀参加华盛顿当代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领袖代表大会”，这是他声誉显赫的迹象。这一次“高峰会”使他能够与许多欧美著名学者聚首切磋，使他成为来自加拿大的“文化领袖”。同年，他完成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委托的项目，出版“理解新媒介项目报告书”，为他5年后名震全球的《理解媒介》一书奠定了继承。由此可见，1964之前的麦克卢汉，并非默默无闻之辈。

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66年和1967年，麦克卢汉的声誉达到顶峰。北美的一切媒体都调动起来为他服务。他的文章、访谈录和别人介绍他的文字打入了几十种报刊杂志，包括高雅的和通俗的。他频频在广播电视上亮相。请他讲演的邀请应接不暇，他俨然成为一位学术“明星”。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使他的名气在70年代几乎一落千丈。主要的打击有：1）他以杂家的身份进入别人的研究领地，引起专家不快，于是批评之声不绝于耳；2）他俨然成为学术“明星”之后，遭到不宽容学人的严厉抨击；3）不入流的媒体帮倒忙，掀起盲目的崇拜之风，形成“麦克卢汉学”；4）最严重的打击是他脑肿瘤摘除术。1967年11月25日的手术虽然成功，但后果依然十分严重：记忆被抹掉，读过的书忘记得一干二净，许多东西必须从头学起。从此以后，他大脑缺氧，多次中风。庞大的写作计划就力不从心、难以如期完成了。

麦克卢汉从一位英美文学的教书匠一跃而成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理论家，并且继续对21世纪的传播学产生重大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下文说一说他人生最重大的学术转向和最富有特色的治学方法。

### 二、学术转向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回顾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然后简要说明转向的意义及深层原因。他一生拿了5个学位，这给他打下了博大精深的基础，使他能够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学术转向，这使从“专家”转而成为“杂家”，从文艺批评家和修辞学家转而成为文化批评家和媒介理论家。1933年和1934年，他在家乡的曼尼托巴大学相继拿到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1934年到1936年他又在剑桥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最后于1943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被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将近一打。这些学位和狂热的治学精神使他能够在许多学科领域纵横驰骋。

他的学术转向，实际上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1928年，他进入曼尼托巴大学学工程，一年以后就转向文科，专攻英文和哲学。1934年入剑桥大学后，他从传统的文学转向新批评、哲学和修辞。1936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他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50年代初，他又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从文学转向传播学、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1929年，他进入家乡的曼尼托巴大学。由于他喜欢摆弄帆船和矿石收音机，就开始学工程。可是刚上了一年大学，他发现工程并非自己所长，就决定转向文学。这是一个明智的转向，因为文学是他从小练就的强项。他的母亲是演员和演说家，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练就了非凡的口才和辩才，而且比同龄人多读了许多文学作品。转入英语专业之后，他实际上更加喜欢哲学。1933年和1934年，他以优秀毕业生身份连续获得英文和哲学领域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34年至1936年，他在剑桥大学又连续拿到两个学位。当时的剑桥是新批评的重镇。他直接受业于新批评的主帅里查兹、燕卜苏和利维斯，得到其真传，而且把新批评带回北美大陆，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可是，新批评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他用心最多的实际上还是哲学和文化批评。他最推崇的几个学者是利维斯、切斯特顿和纳什。利维斯既搞新批评又超越新批评，是进入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先驱。他的名著《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切斯特顿提倡分产主义，是社会批评家和改良家。麦克卢汉终身的社会关怀，和切斯特顿的影响密不可分。纳什是跨越16世纪和17世纪的作家，以修辞学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见长，以风格讥讽、擅长新闻、善于雄辩著称。麦克卢汉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他，题名为《托马斯·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问中的地位》。这篇论文写的是古典修辞和中世纪三学科。2004年，这篇论文已经用专著的形式由美国的金科出版社出版。

1936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麦克卢汉逐渐偏离常规的修辞和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促使他转向的原因内外皆有。内因是从利维斯、切斯特顿和纳什学到的社会关怀。外因是来自于教学工作的压力。在他教学生涯的第一年即1936年，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发觉自己无法与学生交流，因为他不懂学生关心的大众文化；反过来，学生对他的新批评和修辞也不太关心。为了了解学生、推动教学，他就开始研究广告等通俗文化现象。他回忆道：“1936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面对一年级的学生，突然意识到，我不懂学生，觉得迫切需要研究通俗文化：广告、游戏、电影……我教学的策略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站在通俗文化的世界中。广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研究方法。” [ii]

1939年，他准备重返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圣路易斯大学的同事海伦·怀特教授的推荐信对他做出很高的评价：“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才华横溢、兴趣广泛、接触面宽，不仅追踪英国剑桥的学术前沿，而且了解美国国内的学术动态。毫无疑问，他充分利用了在剑桥的求学岁月，到此地来工作之后，他工作热情高涨，资源丰富，乐意与同事分享他不同寻常的背景。他热情待人，努力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圆满完成博士论文。特此大力推荐之。” [iii]

1946年，他回到多伦多大学圣麦克学院执教，直至去世。此后的前10年中，他的两种学术关怀齐头并进。他继续发表大量的文学批评论文，成为安大略省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到了50年代，他逐渐向传播学偏移。他与同事卡彭特等人主办《探索》丛刊，这是北美最早、最有影响的多学科研究刊物之一。于是，他的名声逐渐向美国渗透。这段时间，特鲁多在蒙特利尔编辑的《自由城》和麦克卢汉等人在多伦多编辑的《探索》，是加拿大最有影响的两种思想杂志。这也是麦克卢汉和特鲁多惺惺相惜、长期通信、互相支持的重要原因。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他的论文已经横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代表作有：“作为诗人和戏剧性小说家的梅瑞迪斯”、“切斯特顿：难解之谜”、“评《城市文化》”、“评《艺术与审慎》”、“评《诗歌与现代社会》”、“评《美国文艺复兴》”、“济慈诗歌的审美模式”、“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术中的地位”、“达格伍德的美国”、“爱伦·坡的传统”、“诗学诠释与修辞诠释”、“另一种审美窥视”、“古人与现代美国的争吵”、“南方气质”、“布莱克与好莱坞”、“美国广告”、“BBC英语的种族偏见”、“艾略特的历史规范”等。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代表作有：“庞德的批判散文”、“略论各家的艾略特评传”、“乔伊斯、阿奎纳与诗学”、“帕索斯：技巧对情感”、“神奇的广告”、“评凯纳《论庞德诗歌》”、“给加拿大文化解冻”、“技术与政治变迁”、“山水诗赏析”、“从艾略特到塞内

加”、“漫画与文化”、“乔伊斯：三艺和四艺”、“麦克卢汉文学批评论集”、“广告的年代”、“伊尼斯后期的思想”、“没有文字的文化”、“乔伊斯、马拉梅与报纸”、“作为艺术形式的媒介”、“作为政治形式的新媒介”、“空间、时间与诗歌”、“传播媒介的教育效应”、“印刷书籍对16世纪语言的影响”、“没有围墙的教室”、“爵士乐与现代文学”、“我们的电子文化”、“神话与大众媒介”。

从20世纪40年代起，麦克卢汉完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这些转向是稳步的、坚定的，其重要路标是：

1946年完成《机器新娘》，主要精力转向通俗文化研究。这本书风格异常、思想超前、几乎夭折，经过6年的阵痛才在1951年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广告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有深度的文化批评专著。有人认为，它和罗兰·巴特的《神话》（1956）一样，是20世纪中叶研究大众媒介和通俗文化的上乘之作。对于搞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新娘》毫无疑问是值得认真研读的书。如今，它依然是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里，麦克卢汉找到了通俗文化、现代派艺术和新兴的电气-机械化技术的契合之处。

20世纪40年代末，他与本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哈罗德·伊尼斯开始交往。此间，伊尼斯完成了重大的学术转向。他从研究加拿大经济史转向研究文明史和媒介影响。伊尼斯的研究启发并激励麦克卢汉加快学术转向的步伐。他也开始研究文明史的宏大模式和媒介的影响。两人的媒介思想略有差别：伊尼斯认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技术形态在决定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超过了媒介的文化内容。他欣然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作序，并谦称自己的杰作《谷登堡星汉》（1962）是伊尼斯的注脚。

1953年到1955年，他参与编辑杂志《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这是研究人类传播、影响颇深的跨学科研究杂志和论坛，是他以杂家身份亮相的舞台。十年之后，他的许多思想在《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中浮现出来。

1953年到1955年，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担任该基金会“文化与传播”研究项目主持人。他网罗了一批同好，建立了北美最早的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开始形成。

1959年，华盛顿当代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文化领袖代表大会”是他成为“文化领袖”的舞台。

同年，他在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做主题讲演，使他以“媒介即是讯息”的断语名扬四海。同时，该协会委托他做的研究项目给它为传世杰作《理解媒介》奠定基础。

1962年，《谷登堡星汉》出版，这本书讲印刷人，重写文明史，是整个西方历史的重新表述。稍后，福科（Michel Foucault）《事物的秩序》（1966法文版、1973英文版）使英美学界为之倾倒。这本研究话语历史的书，或者与《谷登堡星汉》相似，或者与其相同。他那根基不明的权力观念，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理解，不无相似之处。

1963年，多伦多大学校长克劳德·比塞尔支持他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这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研究所，惟一的目的就是把他留在加拿大，因为许多美国大学不惜出几倍的高薪把他挖走。他毫不犹豫地留在多伦多大学，直至去世，幸好有校长的理解和挽留，多亏他强烈的民族感情，加拿大才有幸产生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学者。

1967年，麦克卢汉名满天下，更多的大学想挖走他。纽约福德汉姆大学的首位“施韦策讲座教授”是他的年薪高出一般教授好几倍。

1968年至1970年，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协助他创办杂志“远程预警通讯”（DEW-LINE）。这个刊物的对象是政界人物和企业高层主管。麦克卢汉的影响进一步超越学术圈子。

1969年，他在一篇重要的对谈中，概括了印刷术对西方文明的深远影响。他的视野已经大大超过了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进入了上下数百年纵横数万里的历史构架之中：“印刷术是人的一种急剧的延伸。它塑造和改造了人的整个环境——心理的和环境。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根本不同的、而且似乎是不可比的现象的兴起：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iv]

整个60年代，他的名气持续飙升，他的著作以惊人的速度喷涌而出。其重要标志有：

1966年以后，讲演邀请函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有时忙得不得不请助手代劳。

从1966年开始，他同时写六七本书，忙得昏天黑地。他似乎至少可以配备6位秘书。为了加快写作进程，他用口授的办法写作，由专职秘书马格丽特·斯图尔特用打字机记录，甚至是由他的妻子记录。

此间，他的文章如潮水喷涌而出，他给各种刊物撰稿，或接受其采访。宣传他的报刊多达数十家。他在BBC、CBS等电视网上频频亮相。《花花公子》1969年3月号以超乎寻常的篇幅发表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

几年之内，他完成了7部著作，但多半是与人合作。麦克卢汉之大名，召唤捉刀人主动上门代劳。有两本书就是别人根据他的言论整理而成、请他审查签名的。可惜，这样的虽然著作声名远扬，写作方式却引起争议。

到60年代，他的著作已经译成20余种文字。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崇拜者，“麦克卢汉学”兴起，日本人几乎翻

译了他的一切著作。

总之，他的学术转向经历了3个高峰：他率先研究商业广告，达到20世纪通俗文化研究的顶峰。他率先研究印刷术，留下一部经典《谷登堡星汉》。这本书与福科的《事物的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率先研究电视的性质和影响，超越了褒贬新兴技术的道德判断。他把传播学变成学科之王，不仅完成自己的学术转向，而且使学术界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传播学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进入了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边，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人”、“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他的涉足面很宽、很复杂；他横跨许多学科，成为把文化艺术产业连接起来的桥梁，把传播、教育、修辞和技术连接起来的桥梁，他得到视野广阔的诗意洞见，登上了媒介、文化和传播研究的巅峰。

他有效地把握了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脉搏。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不仅是现代主义盛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圣贤，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象征其心跳的诗学《媒介定律》。了解他就是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打破了技术和艺术之间、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

从象牙塔进入大众文化，那是需要勇气的。从驾轻就熟的文学进入美学、文化研究、媒介研究，那也需要本事。他义无反顾地完成一次次的转向，那是因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技术媒介和大众文化的道德判断。他自己说：“有许多年，直到我写《机器新娘》，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把工业革命与原罪划上等号，把大众传媒与堕落划上等号。简言之，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成分，赞成卢梭式的乌托邦。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我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艺术家——济慈、庞德、乔伊斯、爱略特等人——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是成了小学生。因为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承担责任，我就开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v]

他的保守观念反而成为他研究媒介的动力：“电视和所有的电力媒介都在拆散我们社会的整个肌体结构。作为被迫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我不喜欢这个社会土崩瓦解。” [vi]

他给别人画的像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写照：“对那些最缺乏思想准备去改变自己的价值结构的人来说，新技术环境带来的痛苦是最为深重的。文人学士觉得新技术环境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不把识文断字当作生活方式的人。当一个人或社会群体觉得，其整个身份受到社会变革或心理变化的危害时，自然的反应是以进为守、怒火万丈、大加挞伐。但是无可奈何徒叹息，革命业已发生了。” [vii]

### 三、治学方法

麦克卢汉的广阔视野和学术转向，扎根于他的读书狂热、读书方法和切磋方法。

在负笈英伦的日子里，他的涉猎远远超越了文学和哲学，他几乎见书就读。1936年回到北美教书时，他家里的藏书已经超过千册。他在圣路易斯教书的遗憾之一，就是不能够把多伦多家里的上千册书搬到身边。

按最保守的估计，他一生读过的书远远超过万卷。他的读书方法很古怪、令人生疑，但是他的确又能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阅读效果之明显，使人不得不惊叹佩服。西方人把这种记忆力叫做“照相式记忆力”。“在一周典型的日程中，他大约浏览35本书，还不包括助手给他提供的读书摘要。为了判断书的价值，他一般翻到第69页看一看，再看看靠近目录的那几页。假如作者在第69页没有传达什么有出息的洞见或可贵的信息，他就推断，那本书大概就不值得读。一旦确定那本书值得读，他也只读书的右手边。他说，这样的读法并不会失去多少信息，因为大多数的书都有大量冗余的信息。” [viii]

他的阅读速度和吸收能力，简直就是奇迹。怎么解释呢？我想这就是所谓高屋建瓴、触类旁通、学富五车吧；就是基于雄厚知识储备的厚积薄发吧。他独具只眼的“期待视野”，使他能够猜中三五分甚至七八分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因此他可以不必逐字逐句地慢慢磨蹭。更加惊人的是，这种丢三落四的读书方法，居然不妨碍他把握书中的精髓；他得到的信息甚至可以胜过别人细嚼慢咽得到的信息。

他有一个不太好却得到朋友宽容的习惯：凌晨打电话交换读书心得、告知思想上的洞见和研究上的突破。他晚间睡眠不多，最多睡三五个小时，常常半夜起来读书。奇怪的是，晚上睡眠少并不妨碍他白天的工作。原来他有一个补偿的妙法：打盹。每天在办公室打几次盹。每次打盹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可以使他恢复活力。他几乎没有娱乐、很少看电影，即使看也常常中途退场，或者在电影院里打盹。有一次和朋友进电影院，几分钟后他就酣然入睡。奇怪的是，走出电影院时，他居然可以将情节说个八九不离十，而且能够做出评价。

他一生都喜欢对话而不是写作。他最闪光的思想和洞见，常常是诞生在凌晨与朋友的电话交谈中，诞生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诞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每周一晚上主持的研讨会中，诞生在午餐桌上和同事的争论中，诞生在媒体的访谈录中。他的口才无与伦比，辩才所向披靡。除了他那3部代表作之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著作、书信、文章都是由他口授，让秘书或夫人打字完成，或者由合作者动笔完成的。

1967年3月18日的《周末杂志》记录他的话说：“……我的很多工作，是在交谈中完成的。我在交谈之中完善自己的思想。” [ix] 在1966年2月26日《生活》杂志的访谈录中，他说：“会话的活力超过了书本的活力，交谈更加富有乐趣，更加富有戏剧性。” [x]

几千年来，许多伟大的哲人都擅长口述，有的甚至拒绝使用文字。耶稣不遗一文，苏格拉底不留一字，孔子述而不作，老子无奈之下才被迫写下《老子》5千文。麦克卢汉写了几百万字，但是他的许多最精彩的思想却是在访谈、讲演或日常的闲聊中奔腾而出的。不少好事者整理了麦克卢汉的语录，这些智慧珠玑照亮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学术转向。

作者简介：[list.asp?unid=1472](http://list.asp?unid=1472)

## Turns and Transitions in Marshall McLuhan's Research Interests

HE Dao-kuan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50s and '60s, Marshall McLuhan, a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suddenly boomed to fame and became a world known fig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w he managed to complete the turns from textual studies of New Criticism to cultural criticism, from cultural criticism to social criticism, from literary studies 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 from high brow culture to popular culture and from a study-confined scholar to a public figur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solve this riddle of enduring interest.

**Key Words:** Marshall McLuhan, turns in research interests

---

[i] 《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何道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ii] 《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菲利普·马尔尚编，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iii] 同上，第92页。

[iv] “花花公子访谈录”，《精粹麦克卢汉》，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ulch）弗兰克·秦格龙（Frank Zingrone）编，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

[v] 同上，第399页。

[vi] 同上，第400页。

[vii] 同上，2000年，第399页。

[viii] 《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菲利普·马尔尚著，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ix] 同上，第176页。

[x] 同上，第176页。

[回首页](#)

上一篇: 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

下一篇: 广告受众及其接受心理

>> 相关文章

- 巴黎和会时期的《大公报》新闻漫画
- 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民主的宣传——读《历史的先声》有感
- 中国经济报纸: 三十年脉络与流变
- “再历史化”的中西媒介对话——《西方媒介批评史》的视野
- 中国藏语报刊确立期[1951-1979]的历史观照
- 国民党南京政府灭亡前后的媒体宣传
- 从毛泽东的三封信看宣传艺术——谈解放战争初期的新闻报道
- 闻一多与传媒之关系略论

发表评论



- 尊重网上道德,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点 评:

字数0

用户名:  密码: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 蜀ICP备05000867号

设计开发: 阮思聪 QQ: 54746245 Powered by: 打瞌睡

Copyright (c) 2003-2013 传播学论坛: 阮志孝、阮思聪. All Rights Reserved .